只缘身在此山中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序：像雪地上的足迹一般
- 第一章 行经红尘
- 第二章 山水之欸乃
- 第三章 月牙
- 第四章 莲众
- 第五章 天泉
- 第六章 竹涛
- 第七章 燕剪西楼
- 第八章 醒石(1)
- 第八章 醒石(2)
- 第八章 醒石(3)
- 第九章 拾箸观想
- 第十章 球之传奇
- 第十一章 飞檐
- 第十二章 行住坐卧
- 第十二章 行住坐卧
- 第十四章 已饮阎浮提一切河水(1)
- 第十四章 已饮阎浮提一切河水(2)
- 第十五章 人在行云里(1)
- 第十五章 人在行云里(2)
- 第十六章 天阶月色凉如水(1)
- 第十六章 天阶月色凉如水(2)
- 第十七章 却忘所来径(1)
- 第十七章 却忘所来径(2)
- 第十七章 却忘所来径(3)
- 第十八章 恒河沙等恒河(1)
- 第十八章 恒河沙等恒河(2)
- 第十八章 恒河沙等恒河(3)
- 第十九章 红尘亲切(1)
- 第十九章 红尘亲切(2)

- 第十九章 红尘亲切(3)

序：像雪地上的足迹一般

这本书需要一个长序。

如果说，出书的意义是要对自己的创作概念进行编辑的话，这个散文集的确让我苦心积虑。

当“万里天”、“寻常饮水”、“行僧”这三组篇章出现的时候，我根本还没有开始找出书的“主题”，这些负载着各种不同意义的文字，仿佛是沙漠中流浪的骆驼队，不知将夜宿何处？然而，我始终相信，我将赋予它们一个可以讨论的旨意、一段可以弹奏出的旋律，一座可以避沙挡风的帐篷。

几乎没有一天，我不想到这些。忽然，有一个夏日，我希望独自去近海的港口走一走，毫无准备地就出发了。我仍记得那个早晨，跟任何一个早晨一样，我的脸上留着隔夜的倦容。当车子开上高速公路，窗外流动的山景，及山腰上筑着的城堡式住屋，及住屋上在阳台晾衣服的女人，及女人没看见的坡地上的野黄花 我用眼睛纪录这些，心里在编织一些飞来的感触，忽然，另外两组篇章的神思掠过心原，像雪地上的足迹一般地清晰、自然，可以让我追随。我放弃了港口以及散步，又原车折返台北，渴望笔以及稿纸，如干铺上的鱼。

而文字速度却永远跟不上冥思的脚跟，我必须在工作、阅读、家事 的空隙里收集时间。背在身上的白色大布包几乎没有卸下，旅行的时候、约会的时候、喝喜酒的时候，或者自己行过桥头，走路回家的时候 身上总带着稿纸，及未完成的篇章，我把归宿背在身上，如一个新婚的妇。

创作，实在像长途探险，每本书都只是一个驿站。在这本书里，我希望有系统地去整理自己的所思：自然与人之互证（万里天）、生活之腹育（寻常饮水）、个我生命之淬练（行僧）、天伦之源流（无尽意）、人常之初铸（无缘缘），以此礼赞让我存活的世界，向无穷无尽的生命进贡。

我尤其费神于“行僧”、“无尽意”、“无缘缘”这三组，因为是长期以来内在的绳索，借着禅宗破迷转悟的历路，为自己“解围”、“纾困”，希望这一路履痕，亦有助于其他人。很巧的是，故事中的主角都是女性，这是无心之遇，也许，在某一处尚未探测的心域，我期待“母者”力量的重新莅临，引领生者亦安慰死者，呈现平安的秩序。这可能是另一个主题的契机，等我能力够壮硕了，再进行开矿。

每一组篇章，各有它们生灭与证成的长路，我只是一个纪录与编纂的人吧，丰沛的奔赴之声，响在那些活得心平气和的人身上，也回音在人世的须弥山上 那座被称诵、礼拜、攀越、而可能无人能征服的生命之巉岩巅峰。然而，人在山则在，有时见山是山，有时不是山，又何妨？行人更在青山外，多妩媚的步子，雾迷津渡时投石问路可能就是悟。

谢谢痖弦先生、吉广舆老师、叶步荣先生，及一个姑隐其名的人。

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台北

第一章 行经红尘

一醒开眼，原来已离了浓咖啡也似的台北烟波。

顿然，碧空纵来一匹扬鬣飞蹄的雪驹朝我奔驰！这一惊不小！赶忙倏坐探眼，一眨，可把眼睛眨清了，眼界霎时缩小，原来只不过是，南台湾某一个下午的堆云！

坐正之后，才看清人还在文明的跑道上逐流 逐的是车之水，那溯游的是波，溯洄的是浪，歧出的是漩涡。而我，一个背负行囊的我，在这澎湃之中，要何等萍踪?

醒后，再怎样深锁的记忆也都是马蹄尘、车后烟！我，一个背负未来之行囊的我，该如何行经这波涛也似的人生？如何?

要不要纵身如蒙眛的急湍，一头去撞礁石，飞碎成为散沫?

要不要胆怯就像款摆的水草，再如何的游姿都尽是原地的青春?

或者，算只是玩世不恭的寄萍，一路落花有意、流水无心！终究是弦断曲残的歌者身世，如此只如此。

再探眼碧空的时候，眼界的边缘驰来雪驹的飞蹄，我仿佛听到仰天的长啸，对我作无上的邀请！

若雪驹只是堆云幻象，我，亦不过是万丈红尘中的泥沤身躯！那么，何妨它褪去山脉辔头，我解下一波九折的淋漓尘波，共遨共游?

如此一路行经，又何妨?

再一睁眼，眼前是山林掩映的小径，仿佛有叶飞声？有蝉嘶？已经向晚了，暮风催人倦，不知道佛光山寺还有多远？真是不知！

蓦然行至石阶，正欲举步，迎面有师父而来，就姑且问个路，却闻道：“你们自何方来？”

自何方来？！这话这么心惊，我想起一路行经了许久，那雪驹云蹄呢？那水波萍迹呢？ 一时心里害怕，因为不知道自何方来?

错身而过了，才猛然想起还未回答他，一回头正欲说：宜兰，宜兰来的，却又心酸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明明知道不是这个回答！

未入山门身是客，随云随波随泥沤；

甫入山门身是谁？问天问地问乾坤？

一样的日月，却异般心情，我心愿是一个无面目的人，来此问清自己的面目。

能不能识得佛光山的真面目，我不敢说了，但真的在随思随喜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第二章 山水之欸乃

清晨，薄如蝉翼的清晨，我不敢贸然去踩径旁一宿的躺叶，怕脆碎的声音太响，惊破这一匹尚未卷收的蝉纱。

深深地吸吮，沁入了山之闺女那冰清的体温，我不敢贸然地倾吐，怕隔夜的浊气污染了这灵秀的山间。

夹径，接引佛依然以不倦不懈的手，日夜垂念那迷了津渡的众生。我停伫、问讯，观他那不曾阖的眼，觉念他是这山这水这世间唯一的清醒者。而此时，醒着，看我，只不过一个愚昧的路人，敢来迢迢领这份山水之情。

迎坡之后，竹如帘。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心动，是帘上湘绣的竹叶不自觉地在翻梦。是否，有那样的灵犀与我相契，同梦游这山林的曲折?

凭栏，才知“登高可以望远”不是古人诗句，而是每一个欲归的心灵的高度！那山邈邈，如玉石镇了这世间的晨、夜，那茫茫的，是不是一匹清水要洗儿女情痴?

正凝眸，从山的背后探起一条光芒，慢慢地攀起山尖，仿佛还不及扑尘，便滑落了时间这块裹帕，向人间掷来一颗七眩宝珠！一时，宝珠的颜色溶着，渲染出满幅的山水画彩。

高屏溪的身姿灵活起来，一如醒来的白蛇。溪太长，身子就止不住要婀娜，柔媚似的秀发，又安稳如绢帛。

山在水里，日又在山上，便倾倒了一筐金屑，浮动于水中。我正痴想，这不小心跌落的金屑该如何淘洗时，一叶扁舟划过。不见有钓竿，也不见有竹篓，过眼时，便被他拾去许多沙金。而他仍是悠悠一撑而过，仿佛不知自己沾染了一身金屑，真是得“无得之得”！这溪水顿时成了一部金刚经，而他，是好一个须菩提！我因而欣羡，他是这样富有的人。

有鸽群回天飞去，那蝉纱果然已被卷收。远远的山头，传来打板的声音，我知道寺院的师父们又要挑起一担的工作了。

才回身，便感觉竹叶如醒张的只只凤眼，只只把我看成一身壁上的游影。

第三章 月牙

山中若有眠，枕的是月。

夜中若渴，饮的是银瓶泻浆。

那晚，本要起身取水浇梦土，推门，却好似推进李白的房门，见他犹然举头望明月；一时如在长安。

东上的廊壁上，走出我的身影，吓得我住步，怕只怕一脚跌落于漾漾天水！

月如钩吗？钩不钩得起沉睡的盛唐？

月如牙吗？吟不吟得出李白低头思故乡？

月如镰吗？割不割得断人间痴爱情肠？

唉！

月不曾瘦，瘦的是“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”的关雎情郎。

月不曾灭，灭的是诸行无常。

山中一片寂静，不该独醒。

推门。

若有眠，枕的是月。

第四章 莲众

早晨，闲步宝桥过，有晨雾渺渺，有竹风徐徐，有莲韵隐隐，有水声潺潺！

宝桥，架起这边儿的清风，那边儿的朗月，架起天上的云影，水中的莲姿，我，合四方而立。

就如此步入一个清净境界，与莲独对。

许多时候，有一种特殊的属于自然的特质，在深深追寻我，让我于晨光月影之中，感受到那个本然的自我，仿佛正破过许多尘埃泥垢的沉积，正深深地在对我微笑，对大地微笑；从这样的晨光花影中回醒时，再凝眸望芸芸众生，总是通身升起一个心愿，愿将自己凝聚成一道甘泉，向人间尘土奔洒而去。

是不是莲华也有无限心愿，不止欲渡晨夜，更希望托掌如宝筏，渡一双双泪干过的眼，到那清凉的浓荫彼岸！

我心悦于这样的宁谧，便深深走入莲华的世界。

从佛本行集经卷三的扉页落下七茎优钵罗华之后，云童子仿佛也来到宝桥，跂足探桥下绿水，只有一圈一圈的圆叶随波，翻姿成半，却已不见一朵朵托水而憩的莲。宝桥的那端，走来了一位清秀的青衣婢子，原来是贤者，手中正捧着七朵莲华，与一只陶瓶，要到桥下取水，好一阵清香而来，及她款款的莲步！云童子眼睛一亮，上前有礼趋请，那贤者出语清脆：

“自然是要供养燃灯世尊的啊！”

云童子请求着：“姐姐，我这儿恰有五百钱，我跑累了整座城整片林子池塘，也找不到一支莲！姐姐，您愿不愿成全我，舍给我五茎莲华？”

青衣婢子低头俯视手中的莲，犹有睡露点点，一缕清香幽幽，她问道：“这位童子，您买莲华，要做些什么啊？”

云童子躬身一揖："姐姐，我今日就实在向您说了：如来出世，难见难逢，我听闻燃灯世尊要来这莲华城说法教化，心里无限欢喜，便想买莲华恭敬供养，种诸善根，为未来世求成无上正等正觉！姐姐，您可愿成全我供佛的心？"

贤者连忙回礼，便缓缓地说："我观您，内心智慧，外貌威仪，如此勇壮刚强，又有一片爱法精进的诚心，您一定会得成无上正等正觉的！您可愿意许我一个请求？"

云童子关切地问："姐姐，您请吩咐！"

贤者的脸上泛起了一酡微红，但她的眸子闪烁着更晶莹的光芒："您可愿意许我，在您未得圣道之前，生生世世，做您的妻子 若您得道，我亦剃度出家，做您的弟子。若您许我，这五茎莲华，便亲手与您！"

云童子迟迟接扶那捧花的手，一脸怜惜："姐姐，我今发愿求于菩提，乃为了救济一切众生；若有人来索我的妻子，我亦应布施。您若一心爱恋着我，那么我为众生割舍的心愿便不成了，您能在那时，不阻难我的布施？"

贤者礼拜而答："若有人，来向您乞求我的身命，我也不生悭贪之心，又何况男女及财物？"

云童子俯身扶起："如是！如是！来生来世，您生生世世都是我的妻！！"

童子持受五茎莲华，与她相对无言，便欲告别。贤者又将手中的莲华，递送到他手上："这两茎，让我布施给您，一支是您，一支是我，同作未来因缘！"

合卷！空荡荡的宝桥上，已走过几世几劫的因缘？日已在竹梢，醺红如醉，是不是也为甫时的一席话感动？

我俯身而探，好一池塘莲华大醒，雪白的粉红的，却不知哪五茎是"生生世世为我妻子"，哪两茎又是"同作未来因缘"。

只知，醒着的一朵朵，好似一桩桩的无限心愿！

第五章 天泉

所以，第一声雷乍响时，我心便似虚谷震撼！

好一阵奔腾的雨，这山顿时成了一匹大瀑布，泉源自天！

从宝藏堂的冷气中出来，那一身封骨的冰，逐渐化去，仿佛化成了一滩水落地哗哗；重新披上山凉这件衣裳，筋骨也轻了几许，可以羽化了去的感觉。

奔雨如帘，有人正穿过，是哪一位戴着斗笠的师父？一袭长衫不急不徐而过，仿佛宽袖里藏着好风，一行一履那么不轻易踏破水珠就去了。

急躁的是燕，忙着穿梭，惹得帘珠子摇撞不安起来，大约是收那摊晒的羽翼的吧！雨线一断，雨珠更是奔洒了。

大悲殿，远远望去，犹如坐禅的禅师，在雨中净尘。也许，合该要参一参这天泉，源自何方因缘？而这一身尘埃，又是自何惹来？

身上之尘易净，心上之尘却是如何净法？当年神秀的“朝朝勤拂拭”，虽是一番勤功夫，却想问他，既然朝朝勤拂拭，怎么又有朝朝的尘埃呢？

也许，尘埃就生自那一念“我身之执”，世人谁不喜光鲜亮丽地把自己扮将起来，总希望走出街坊是一身出水的模样，引人赞叹、称羡如此，就尘封了。

菩提非树的境界，我懂的，难就难在不肯承认自己也是“本来无一物”，仿佛这一画押，就被判了死刑，往劫不复了。

其实，又有何不能认了的呢？就像眼前这雨，燕群是未到认取雨檐风宿的道行，忙不迭地就要往往返返，患得患失；那师父已是如风如雨了，也就任其自然，一路袖藏。

重新披上山凉入髓，眼前这天泉，我是认或不认呢？

第六章 竹涛

据说，十五年前，这片山是一园麻竹，兀自青翠于如此穷乡僻壤。

我想象，那时候的天色也很清朗，晨曦从竹缝中透来的时候，鸟儿早已啾啾，满山满谷都沸腾着一锅晨歌，鸟儿的、松鼠的、山猫的唱得十分热闹，但这些是没有人知道的。

偶尔，有好事的人，顶着斗笠，提着柴刀，来山中寻几枝春笋回去。那时候，蛇很多的，绿粼粼地荡在竹枝上，稍一眼花，真要当成嫩竹绰约的呢！风一过，竹叶是“梭梭”地起涛，蛇族们是“滋滋丝丝”地协奏，真像管弦！因而，山下的孩子们，虽有爱打野果的，但也少到这儿来，怪荒凉的！

十五年前砍下第一根竹子的地方被埋进了第一根柱子。山石“哐啷”地碎着，参天老竹“咿歪”地睡着；日依旧升着，月依旧西沉。第一声鸟鸣啼出了清晨，这已是十五年后的大雄宝殿。

不只山下的孩子们，连更远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他们也专程而来，不是来寻笋、来听竹，而是三步一拜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”，朝着心灵的净土。

如今，我寻着山路而走，深邃的溪涧两旁，还留着郁郁的古竹，在山岚里，有的如虔诚的信徒，参天而拜；有的如观世音菩萨，俯首垂听一切众生 肥嘟嘟的嫩笋迸地而生，一日日地抽壮，在空谷溪声的回音里，交付了成长的声音。

竹，长成了一节节的立姿，也应是记载了一节节开山辟境的传奇，我极力欲触出竹管所见证的辛苦岁月，但我掌上尽是一径的溜滑感觉；我希望探看地上凝固的斑斑血汗，但那血汗已渗入春泥更护花，只留着一条条平坦的道路，供后人在此闲步、在此静思、在此嬉笑

但，当我闭目，听风起涛，仿佛一波一波的浪，涌动着一年又一年的艰辛，流入于我的呼吸与胸臆之中，为此，我不禁微湿

再细细听，竹涛不再是竹涛，而是远远近近的声声梵唱。

第七章 燕剪西楼

有一天，我走过东上廊子，突然，从古人的诗集里掉下来一句燕泥险些让我自惑这儿是不是王谢堂前?

这儿不是王谢堂前，是女众的宿舍。

这儿也不是女众寝间，乃是燕子啊！燕子的南方。

我一下好奇如稚子，便回身从头把燕窝一个个地数："一、二、三"，我仰着脖子，如仰望天空的姿势，"十、十一、十二"，难道不是天空吗? 我自小只看过大漠漠的水田边，燕子在电线杆上拨弦而已，却从来找不着它们的家，它们是居住于天上的云霓仙子。"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"原来居住在这儿！千里迢迢飞过那海洋或者大泽，越过暴风雨地带来这儿衔泥，来这儿织补那过了期的春季"六十、六十一、六十二"唉！罢了，我怎数得完这世世代代?

想问一问：燕子啊！是谁领你们来此改写那渡海的身世? 又何以拣尽寒枝不肯栖，独独钟爱这寺院廊上，在此子子孙孙?

我正思着，石栏上飞来两只小燕子，蹬蹬跳跳地，仿佛在讨论什么? 迎面正巧走来一位师父，就在燕子的脚旁拿起石栏上的书籍而去，两只燕儿定定地看她，一蹬脚，又旋身定定地送她远离，一片上午的阳光也定定地温暖着 唉！何等的错影不惊、物我两忘啊！

我便也趋前，为了这一桩感动，想伸出友爱的手，迎它们来啄我的掌肉，谁知，一扑翅，顿时它们化成两朵乌云散去！留下我小心翼翼的俗人，愣愣地不知所以！

我于是懂，燕子要住的地方，不是土壤丰厚、柳丝韧长的什么南方，南方只是人类的方向而已。燕子的家乡，应该是在那一块和平宁静、春阳处处的心灵净土上。那也是人渴望寻觅的国度，只是不如燕儿更勤居于此。

更多时候，我只是以遥遥的相对，来喜悦这一群燕雨落入绿茵上的那一霎烟轻，我不懂燕子的言语，也只是随处谛听而已，这样，就

已经安心了。

燕尾如剪，剪出了西楼的清净岁月，也剪去了我心头的些许落泥尘意。

第八章 醒石(1)

她醒时，天在将夜未夜之间。

屋子里暗幕已下，没有点灯之故，更有一种淹没人的沉重。她的眼睛四处流转，回想自己躺下时，屋外尚有一个白花花的太阳，怎么一盹，就把天色睡黑了？而太阳不见了，这突然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天空既没有缺陷的痕迹，大地亦无突起的山峦，太阳何去？她的思绪像是磨刀石上的锈刀，一使劲，便涎出一滩糊里糊涂的锈汁 这时候，窗格上的风铃开始响起：叮铃、叮铃铃、叮铃铃叮 啊！时间的倦蹄来了，驮着旷夜的问卷，掷给不能眠的人，垂首坐在床沿的她，像个拒答的囚者。

她把所有的灯打开，屋子里出现光影：首先蒙在那一帧5×7彩色照片上，她的侧面特写：黑发像瀑布刚要起跃、少女的媚眼正向下睫帘、鼻钩如上弦的月、红唇已用舌尖润了一圈口水合上、脸色是栀子花初开、衣衫如翼，背景是某一个春天，那些花容啊树色啊都溶成一缸斑斓的釉彩，乃她一手推翻。这是多少年前的事她不记得，只知道每回一看这照，总想唤醒那张侧脸，让她正视一下那个饱满多汁的自己的神采。她的手指感觉着玻璃垫的冷、摩挲着木框的细，似想似不想。任何的人物照一落了框，就宿命。

书柜是空的，因此长春藤漫爬，蔓叶的影子投在白墙上，像四五个人纷纷要跳下悬崖 总也跳不下去，反惹了浮烟游尘，这大约就是做人的艰难。茶几上倒趴着一本圣经，已被灰尘精装起来，上帝给人们讲了一则则的故事，每一则都于事无补。一串琥珀念珠戴在长颈台灯上，她瞇着眼瞧去，可不是一个枯僧？她不习惯把生命交给谁保管，总希望自己去拿捏。因此，也就能够很友好地去听道、祷告、持斋、朝拜 唯其无住故无所不住，只是这颗心愈来愈不能安。她早就不祷告，也不随喜称诵了，自从那一次她甫念到“主啊！我在天上的父”，

一只蚊子正巧叮住她的膀子，她抽手反身一掌，死蚊子黏着膀肉，她起了一阵耳鸣，听不到上帝的声音。

餐桌上残存着一锅一碗一筷，几罐张牙舞爪的荫瓜、菜心都半空。玻璃水瓶上灰印密布，霉渍积在瓶口，水也浊了。而杯子里的水还在等待被饮，旁边躺着数十方薄纸，药片、药粒散着，像五色彩珠。她现在已能分辨每一粒药在她体内造成的反应了，唯其如此，更厌恶拿她自己的身体当作战场。她想起她曾经很乐观地对主治医师说："是的，药是我的上帝，让我重生。"医师既不唱和也不拆谎，任她自言自语。现在的她到了该吃药的时间，只是坐下来、倒水、打开药包、数一数药粒看配药的人有没有漏了，确定无误后，喝一口水润喉、吞下，不吃药但是习惯地在薄纸的右下角写"×月×日"，然后离座，远远地看每日每日的薄纸很规则地放着，看不懂事的药粒常常乘着风从这日滚到那日去，看纸角也扇呀扇呀地凑热闹不去抓它们，风一走，诸物静息，看人事已尽。

她轻微地咳了几声，呼吸有点促，环着客厅走了几圈。那藤椅上散了几张报纸，都落了期的，不知是世界在牵绊她，还是她在叨念世界，两者之间有一种不痛不痒的冷战气氛。她习惯看昨天的报纸，看到强暴致死、歹徒枪战、弊案、污染、矿灾、战争、饥荒、馊油 就摇摇头叹："日子不能过了，日子不能过了！"说完也就罢，不会猴急地去翻今天的报纸追踪消息，好像这些事儿都与她无关，欺不到她身上。今天的报纸像一条卷心饼，霉在桌上，她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蹭，就是不去翻，故意凌迟它。

墙壁上挂了一方彩色的印着大眼睛少女的镜子，她走上前去，看镜中的自己：乱发、眼神滞涩、嘴唇泛苍、颧骨高突、脸色如恹了的昙花，最主要是枯瘦，显得镜子过大了。她痴痴地凝视镜面的少女，看久了，也觉得那少女换了一副凶狠的眼光在逼视她，暗藏玄机，仿佛已派出看不见的千手千脚慢慢逼近她，她双手环抱胸前，抗拒地往

后退，目瞪口呆地嘟囔：“你们来了吗？”她不敢呼吸，也不敢眨眼睛，一闭就

第八章 醒石(2)

输的，在心里问：“你们来了吗？”一抬头看见空气中有千万只手在摸索、刺探、抓攫、戳破、掠夺、要一起锁她的咽喉，她张着口、唇齿交颤，看到一只毛茸茸的黑手正从空中劈头攫来，她反身撞到墙壁，捂着脸哀哭：“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”哭声在光影之间穿梭、回荡于水泥墙壁之间：“ 要 过来 ”她惊醒，一切静止。回头远望那镜面少女，还是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。她发觉这都是灯光太刺眼的关系，在医院的手术台上她也有过相同的激动，光影太容易骗人了。她把大灯关掉，只留一盏浅浅的壁灯，世界很柔和、夜也温驯了，她觉得累，摸到藤椅上歪着身子，总算嘘一口气。又不放心，索性把镜子卸下，捂到抽屉去。

在迷迷糊糊之中微醒，夜好像掉到墨水里。

屋外传来淙淙的琴声，似远似近，听不出是什么曲子，但散发着女性般甜美安静的鼻息；热夏之际特有的蛙鸣既雄壮又高昂，时有时无。她歪在藤椅上聆听屋外的合奏，心里有柳絮因风起的荡然，也有了另一层的睡意。躺酸了，换一个姿势，便闲闲地用手去抚摸藤椅的曲线：时起时落、时起时落 藤皮粗干，藤色枯黄，藤干嶙峋而瘦长，藤味掺着蜡油的辛刺 她深深地吸一口气去感觉藤的存在，啊！梦来了：想象这藤身尚缠绵于森林树上的温柔；那时候春天多么让人惊奇啊！树干又是多么雄伟！这蔓藤便舞着莲步去探测树的阔足、去攀爬树的腰、去避讳树的陷阱、用千片叶万片叶去保温树的身体、终因忍不住又回头缠绕在树干与树枝之间去聆听树洞内山鸟的眠声，藤的蓓蕾也颤抖了，不是为了夜凉。一轮山月白皎皎地升起，山鸟惊醒，飞出洞外，扑翅、扑翅、扑翅，为夜起了一个高音，藤的蕾感动地开出一朵薄红色的花，长夜立刻破晓。远处传来婴啼。

远处真的传来婴啼，她惊醒来，一座森林瓦散，山鸟藤花都轻轻地凋去，也没落半点灰。婴的哭，要把夜哭破似地，琴声断了，蛙们

已哑，天地之间只剩下这个初生儿在闹事。她想，什么时辰了？

壁上的老式挂钟马不停蹄地响了十二下，好似缁色的长布上，滚落了十二颗玻璃珠，轻碰、轻碰 静止。像一群告密的精灵来咬耳朵：嘿！时间那贼刚走。

什么日子呢？现在。她追问。

壁角上，日历翻到“8月1日”，恐怕也十来天没撕了，日子终究无法腌渍，她心里清楚，也就任它们堆积，等到要找，就得一迭撕；那心情好比她接受放射线治疗，头发一撩就是一撮下来，病友们说：“哪儿话！会长的！”日子也会再长吗？

她盯着日历看，一堆空壳罢，却又非常眷恋过去的血肉。她后退几步审问“8月1日”那天她做了什么事没有？吃药了没有？看书了没有？洗澡了没有？逼供似地，但完全无迹可寻。她愤怒起来，“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别想瞒我！”她不自觉地猛剥指甲，剥得尖尖刺刺地，一握拳，锥心的痛，干脆用牙齿去啃，一面啃一面瞪着日历来来回回地踱，“少风凉，你们！”

屋内的家具饰物都不想理她，她气得发狠，一页一页去撕，日子们是孪生兄妹，死了一个再来一个，她撕溜了劲，去了半本日历。纸页在地上翻落、堆栈、破碎，变成灰尘的一部分，几乎淹了她的脚踝。她猛一醒，停了手，都快撕到年尾了。“什么日子呢？现在。”才懊悔，所有的努力都白费，她没找着此刻的那一页。

像赶走宾客的主人，又一一把客人拉回来。她蹲在地上用胶水把日历黏回去，用手心去抚平绉折、去熨贴撕痕，好不容易保住了摇摇欲坠的日子，功过相抵。“我翻得完今年的日历吗？”她问过医生。“也许，会有奇迹 ”，“如果翻不完呢？ ”她没有问。

日历不经意地溜到某个月日，“是这一天吗？”她坐在地上想，身子静得如第五道墙壁，隔着一阴一阳。

她推开门出去，依歪 依歪 依歪 纱门在哭，一群露水包围着她，抬头看，月明星稀。她深深地呼吸着、呼吸着，夜凉如水

第八章 醒石(3)

水气中偶有桂花的清香。她拣一块路边石坐下，用脚尖闲闲地踢石头，说：“天！给我时间！”却不看天。

天开始亮，她的确在石上静眠了一回。麻雀的叫声吵醒了她，她跟随雀声下了山路，往溪水处行去，想净一把脸。雾的纱帐虽然未揭，山鸟成群地穿帐不动。溪唱十分悠扬，如远村传来的笛声，又似近处水牛的饮咽，晨曦尚未来汲水。她脱了鞋，弯腰，掬水，净了净，饮了数口，腑脏洞开，天色便清朗了。

夜垢都洗净，她忽然有了童心。好几日未沐浴，尘埃覆身，给自己解个围也好。便一一宽裳，迭好，交给石头保管，把枯瘦的身子托给水去润泽。水温清冽，水中的石子嫩滑，她无忧无虑地随着水姿行走，也不挣扎，也不吵闹，觉得生命在自然的韵律里成长、绽花、传香、结实、成熟、萎谢，都平安无恙。她感念天色渐渐转晴，有阳光来访，使她冷静的身子起了一丝丝温暖的情感，她觉得像一条游鱼，就学着游鱼，去聆听水的耳语、去分辨云影天光溶在水面上的那些密密意、去大量地吞吐叶子们所释放出来的空气。她流了泪，水都温暖起来。

有一粒尖石刺了她的脚肉，她一歪身，硬是把它从大地的手里拔了出来。

一看，水淋淋的黑石上绕着几圈似有似无的白丝，像石的筋血，本有几分美意，但细细一审，着实像髑髅的速绘图。她按了按自个儿的额沿、眼凹、鼻柱及下骸，人与石不近情，却似空印空。她微叹，又不能释手，遂紧紧地握在掌中，像得到一个灵犀。

她水淋淋地从溪里走上来，沧浪之水自去。着了衣裳，赤足去亲近大地的肤体，风都来拭干她的眉发，她平平静静地走着路，也不哀伤日子已逝，也不反悔燃烛将尽，也不耽溺这艳夏薄晨的花叶，只是走着，感触到碎石子在她脚肉下一再一再的提醒，人不亲土亲。路很

弯曲，像人的一生，路旁的小凤凰吐着一树的火舌，蝉的早课是肃穆的，她停住，感觉自己将走入夏日的框，如一张人物照，永远成为天地心情的一部分。“我来了。”

正要举足，迎面走来一个不相识的孩童，他看了她，她也回看他，错肩之际，她喊住那孩童：

“昨晚，是你在弹琴吗？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是什么曲子呢？我真喜欢。”

“给艾丽斯。”

她笑了，点点头表示接受，十分深情地。

孩童转着骨碌碌的大眼睛，问：

“昨晚，是你在哭吗？”

她羞赧地承认了。

“为什么哭？”

“因为，”她望望天，说：“因为，我 生了一种可怕的病 ”

“哦！”孩童十分不解，努力地想象，问：“像毛毛虫那么可怕吗？”

“天啊！”她几乎手舞足蹈起来：“当然比不上毛毛虫可怕！”这童子救了她的悬崖心情。

孩童很放心了，看到她手上的东西：“这是石头吗？”孩童拿着黑石在手上把玩，正面瞧，反面瞧。

“像什么？”她问，那幅髑髅线条正对着她。

“嗯，有一个小朋友。”

她惊觉，一看，果然像。原来她把世界看反了。百年视水与三岁观河，谁的视野深阔？她既惭愧且喜悦，有一种前嫌尽释、又被纳入怀里的感动。

“送你。”她说，告别，便落入夏的框。

回到屋子，她把凌乱的家具重新擦拭、摆置，让空屋有了秩序，不卑不亢地。累的时候，就坐在窗台边，风铃仍旧挂着，她随手去拨弄，时间是清脆的、亲切的，如一段童话。她觉得该休息了，往藤椅上躺着，叮铃、叮铃铃、叮铃铃叮 时间的健蹄驮着她，开始了生命的过程里令人难以阔步的梦游，她把这个世界的重量都托付给那一颗小小的黑石及那个孩童。自己却无忧无虑地远行着。

有一天，世界来不及叫她。

第九章 拾箸观想

最喜欢听到打板的声音：

“空！空！空！”

板子的声音遍传旷谷虚空，可不是吃饭的时间到了。

刚上山时，与执事师父们同桌进餐，实在有点不习惯，倒不是吃不习惯，而是拾箸托碗诸般举止，学得十分辛苦。想我是个地道懒散的人，吃起饭来，可站、可卧、可趴，又有一面吃饭一面看小说的习惯，有时看得疲累了，干脆先睡一觉，起来再继续吃。无怪乎上了餐桌，宛如束手缚足，蜘蛛网粘搭住了一般，碗端得颤抖抖地，筷子拾得沉甸甸地，大概比刘姥姥在大观园里拾的那双银筷子更要伏手。吃了两个多月的斋饭，居然没打破碗、跌断筷，算是奇迹了。

看看人家师父是怎么吃饭的！

长衫一撩，落身一坐，果真“坐如钟”；“请”字令下，合掌恭敬，齐颂“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、供养一切众生！”左手托碗，犹如“龙含珠”；右手拾箸，宛若“凤点头”。眼观心，心观一粥一饭得来实属不易，岂能不恭敬？观一菜一汤如此全备，自己何德何能堪享？岂能不惭愧？盘中肴，皆应同尝，心存平等；法轮未至，不可轻率举箸，心存忍耐；粒粒米饭，口口菜肴，不为己欲而食，乃为道心而尝，心存供养！

吃饭，也是一种修行啊！

但是，对我们这些吃惯山珍海味、飞禽走兽的人而言，吃饭更是种“考验”！

好几次念完供养咒，眼睛一张开，正要举箸，就被吓得心口砰砰跳：

“红烧鱼！”

“青椒牛肉！”

心里又疑又惧，疑的是清净寺院，何来鱼肉？惧的是师父们个个吃得眼不眨、眉不皱 可是眼前明明是鱼是肉 好吧！就挟来吃吃看，到底是鱼是肉还是

结果啥也不是，所谓“青椒牛肉”只不过是青椒炒黑豆干，所谓“红烧鱼”，原来是烧成泼酱的一条苦瓜罢了！

“幻”之为理，我算是盘中尝了。

看看旁边的秀美，眼睛牢牢地睃着，嘴巴痴痴地嚼着，一口咽下，才如大梦初醒，用手肘推了推我说：

“怎么那么像肉 ”

这一场大梦，真是“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”，也就心照不宣了。

山上一瓢粥，山下一勺饭，其实无异；师父手中的粒粒米食与我口中所尝的，又有何别？不同的只是在拾箸刹那，所观所想而已。

第十章 球之传奇

所谓“球”的传奇，倒不是球会变魔术、奇形怪状之谓，而是玩球的人没规没矩居然也玩得有模有样、一派君子之争貌，况且玩的不止一二人小猫二三只，而是四五十人满满一场子。啧！这群师父们，奇也不奇！

按照山上的说法，所谓“球”另分大球、小球。小球者，长在树上的；大球嘛，那就是拿在手上的啰！当然，这些是师父们的说法，在我们这起野丫头、浑小子的脑袋瓜里，才没那么麻烦呢。简单得很：小球能吃，大球不能吃！只爱小球，不爱大球。

不过，算我们四人合当无此福分。七月上山，吉老带我们山前山后寻幽访胜一番，只见两径夹树，郁郁苍苍，仔细瞧来，哟！不得了，是肥肥的荔枝哪！

一时间风起云涌，谦谦君子、窈窕淑女宛如回到了花果山，唾沫摩掌，正待轻身一跃

忽见树干挂有一牌：“偷窃水果者，移送法办！”

怎么堂堂佛光山，如此小气巴啦！

“那是别人的！”吉老吭声啦。

“别人的，那我们的呢？”快快道来！

“在那儿！”

好一个“牧童遥指杏花村”的优美手势！这起猴儿都快“眼成穿骨化石”了。

“不过 ”吉老有话要说：“不过，都摘光了！”

真是痛不欲生！

“那时候啊！”吉老描述着：“每到黄昏，师父们干活儿都告个段落，拿着竹竿，提着篓子，山径林园寻一遭，见那棵荔枝红熟了，便撑直竿子打，底下的师父提着篓子装，篓子满了，树上的荔枝还是累累的 这就是 打小球 ！”

听此一番话，更叫人“心向往之”了，没想到平日见师父们忙得昏天黑地的，也有这么清心悠闲的“打球”时间。

“别急，打不成 小球 ，你们可以去篮球场跟师父打 大球 ！”吉老说得言之成理。

说起这“大球”，在我看来，还可分为：天上飞的跟地上跑的。

天上飞的，自然是羽球了。自从某日清晨参加了几位女众部师父们组成的“西瓜杯羽球赛”之后，心中一直恋战不止。

比赛仍是采单打方式进行，无所谓组队、敌我，没有中场网架，更绝的是：没有裁判 每一个人都是裁判嘛！

比赛在七嘴八舌中进行，只见球飞拍影。

“小心！小心！退后！”场外的人忙加指点。

“师兄加油！”小一辈的喊着。

“师弟加油！”大一辈的也不甘示弱。

“裁判，触网了！”

哪来的网？我赶紧张望，没网呀！何触之有？

“没触！没触！差一点点！”有师父忙加辩解。

啊！说什么呀？

“这一次触了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，真的触了！他的球！”

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！

只是场子里衫影翩翩，点步无声，落履无痕。球亦有羽，自在高空遨飞。时正初曙，阳光透过树梢筛来，一霎时，群树溶绿成田，两位师父的轻姿如低飞的鹭鸶，那羽球自然是晨出的鸟了。

原来，一场球也可以赛得如此晨波粼粼、温柔敦厚啊！

看男众部的师父们赛篮球，却又是另一番风云了。

篮球本就是地上跑的，只是赛球的场面过于盛大，四五十人一齐比赛，立足之地犹无，何有奔跃之余裕？因而直往空中发展，长传、短接，花样真多，只见球过处，纷纷举手拦截，远望犹如一排栅栏，

当然神乎其技的师父还是势如破竹，反身一跃，长传快攻，稳稳得分！

球到了慧愿法师手里，如鱼得水。

球到了慧明法师手中，翻姿成鹤。

若到了大师手里，举手投篮，便如泰山日出。

我是场外的人，却也随他们投篮时抚掌，长传时荡漾，忘了场边记分板上到底几比几，他们是我的足，而我脸上的笑是他们心里的姿态！

谁说“其争也君子”的时代湮没了？这一场球，仿佛让我回到了论语时代。

我顿时想：“水鸟树林，悉皆念佛念法”，这一场球，岂非般若了？

第十一章 飞檐

在众鸟飞姿里，我最赞赏的还是那座亭顶的飞檐。

也许，有暮归的燕群惊于这石雕的翅，认为它可是安眠鸟?

但这的确不是飞禽，也不是雁阵遗下的折翅，是八荒九垓的一个黑夜，小师父攀在亭柱之上，双手塑出来的飞檐！

任何一件工作一旦被当成心愿，那便是“艺术”了！

也许，这檐随便一个泥水匠都做得出来，也许，根本不难去聘请一个雕塑家来设计，但，当他们都拒绝时，小师父的发心，便是一桩壮举。没有一件事情是困难的，也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因艰巨的理由而被拒绝！海可以献出地，云划破了便成雨，这是我在山上最感动的事实。

那么，有多少座龙亭因世人的怠惰，使我们失去了蔽荫的地方?又有多少座比龙亭更宏伟的巨构，在寸寸手泽之中落成?

在八荒九垓的黑夜中，因为这师父的赤诚心肠，黎明也被塑成了！

第十二章 行住坐卧

我常想：理在何处？在浩繁的经卷里，我们噬到老一如书蠹？或是在春风秋雨里，我们一吸一呼都是篇幅？还是在升斗小民、邻里老妪身上，举手投足，自有道理门派？

理在何处？

至少，在佛光山上，我想：理字遍满虚空，却又历尽人事。

从托钵拾箸开始，理在一饭一粥。

从着衣穿鞋开始，理在言行容止。

在这里，没有所谓“上课”、“下课”、“放假”、“休假”，唯有不把“理”字当成课堂学问、腹笥珍藏，理才能活泼泼地濡沐众生，举手投足，法华生香。

刚来山上，总惊于师父们的行止从容，不急不徐。尤其那次黄昏，遥见依日法师阔笠、僧袋，一袭长衫微裼而过时，更令我惊觉：芸芸众生之中，错身而过者何止千万，怎不见一人如他？宛若秋风游移，又不见一叶飘落！一步一履，端的是止水之风。

因而，我开始体会：寺院中所谓“行、住、坐、卧”，不仅只是恪守的规矩，它更是生活的实践；无一不是出自衷心。发而为行，行如止水之风；为住，住是苍翠古松；为坐，坐如暮鼓晨钟；为卧，卧似无箭之弓。

也许，正因为师父们喻理于生活的境界，才更让我汗颜吧！自己读圣贤之书所学何事，有时仍不免以蝼蚁为戏，置之于死。比诸依空法师窗下展卷，目遇书蠹，犹能一掌托起，窗前轻呼送行，我纵是学富五车，也抵不过他理字一身了！

第十二章 行住坐卧

走路的人，路在脚下；铸路的人，路在掌中。

我想，世上只有两种土，是值得用血脉贲张的手掌去紧抓的；一是故国家园的乡土，一是心灵净土。

想象当时是何等炎热的烈日，没有游人，挑石的工人也不禁躲在树荫处，摘笠引风。独独这一群安静的师父，顶戴着太阳，蹲伏着，一支铁凿撑住一身心力，慢慢地把平滑石板，镂出一丝一缕痕迹！

有汗如雨，沁入土中，好软了石泥，雕得更深密

有淤血在掌，就让它硬成茧，好凿尖处剥出细丝！

日在午

仍旧铸去，要铸一条比岁月更久远，比星辰更幽邈，比盘石更坚固的路！

日已暮

没有赞赏、呵掌，路在安静之中展开，辽阔且平坦。纵的镂线是纬，横的是经，这经纬之间，还有青翠的绿茵是带路的浪，引迷津的舟子，一步步航向巍峨的大雄宝殿 姑且称之“成佛大道”。

我看游人如织，走过这条路，照相也好，奔跑也好，嬉戏也好，或者是到大雄宝殿进香也好，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是如何打造铸成的了！

但，众生的脚步一直没有断过，在铸路之后。

第十四章 已饮阎浮提一切河水(1)

三月的风，燕剪裁了。

何妨，单衣试春去。

那么，就跟早窗外隐逸的太阳打个赌，也跟驮水的云驿打个赌，不穿厚重的衣，不带赘手的伞，一个人出门去。

一路人少，空气还未裹上灰尘格外地轻，游于肺腑之间令人清明。不远处，小小翠山未醒，当然，山前黄泥地上停着的卡车挖土机也未醒。清晨是和平的时刻，允许万事万物梦着他们的梦。因而，这满堆的钢筋废铁也不惹人厌了，而三合院式的红砖古厝也不怎么堪怜了。

想必，当初起造这屋落的定是一位温文儒者，要不，他怎么择上这“秩秩斯干，幽幽南山；如竹苞矣，如松茂矣”（诗小雅）的福地洞天。只是，他老人家屈算不到，昔时的闲湖今已被高速公路切腹而过；翠山依旧，挖土机的铁掌方殷。至于书香子弟呢？我多次因好奇走到院落去伫足，只见门扉双掩，青苔暗绿，成了空山不见人。但依檐下晾着的衣衫判断，应有一老妪、一壮汉、一少妇及数名稚子。平常布衣，想必不是豪富人家；屋顶也无电视天线，可能有些许清寒。或者，早已牵入高楼大厦，只是在吞吐不惯尘嚣之时，回来偎一偎老厝的余温而已，所以才人迹杳渺。

对这个时代而言，翠山红厝也变成余温旧色了。我每日从左边的路口走出来与山色屋影招呼，又必须弯入右边的路搭公交车过柏油大桥；那种感觉，就像在一本精装的西洋经济理论名著里，翻出一页泛黄、蛀蚀、脱了线的古中国风土人物志。这一页，自然是寻不回原线装书去归还的了；就算看书的人有心要批几句旧情新意，写在新书上太空荡，提在旧页上又怕残篇太薄撑不住痴情文字的重。看书的人也就算了，依旧折好夹着，翻过另一页。

因此，我每日对山，淡淡清喜，都是捡来的。

从这儿到上班的地方，虽然有直接的公交车，偏我不喜日日走同样的路，把自己弄得早报似地定路定时投在固定的阳台，到入夜，又晚报似地送到固定的门扉。我情愿是一段游移文字而非一则消息，在日月晴雨之中，自四方的巷道穿过市集小区，看一栋公寓的人出来了，看一座市场醒了，这样，我便重组成一首晨诗，到上班的案前，才肯乖乖落款。

这座小区是新建不久的。有着年轻、干净的气息。初辟的小公园新得藏不住春，疏松的泥吮了雨水虽是肥润，但立岩上还是憨憨的白，似个未长苔须的青少年。更别说那枫、柏了，我猜，它们是未懂得秋落冬枯的礼节的。

但，这是春，谁管这些呢？况且，老先生老太太们在小公园里也很随喜。蹓鸟的，叼根烟自在听鸟啁啾，打拳的，左右云手捧。老太太们都是卸职的旧村妇，扶着树杆摇摇头、踢踢腿儿，且以很浓的各省土腔交换彼此的人情世故。小小园子顿时涌着欢声笑浪，我每回走过，总有溪水感觉。这岂不妙哉？老太太们不认得我，我也不知她们，两处不同时空的人却又在同一时空错肩，且在刹那时，把她们多少岁月才淬炼出的欢声笑语白白地抖落给我，我当然吃惊、受宠、欢喜了！因而我不禁痴想，当我的足音身影惹她们偶尔一探时，是不是也曾令老太太们钩沉许多当年女儿事？那或许在江南西堤、在战后空壕、在苏澳港湾 那或许是泪、是喜、是怨 总之，这些魂梦可以恣意地系在过路的我身上，而我也因此觉知这份牵萦的重量。这样想来，若魏王肯贻我一个时空大瓠，让我来挹这小小园子里的人情溪水，那清芬不知若何了！

看着一条露天菜市醒来，才知道做女人的幸福。

一辆辆的发财车驶到路边靠着，小贩们手脚伶俐地摆起一列竹篓；蔬菜、水果、海鱼、鲜肉 等你走过，便一一招呼：“小姐买菜！”“太太要什么？”

诗经时代的妇女是没有这么幸福的。周南里有一首诗说：“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；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。”那一定是三五成群的妇女互相招呼说：“走啊！去采车前子吧！想要车前子的，快跟我们去采了又采啊！”据说，车前子是治不孕的。所以，有一桩心愿的女人家就特别勤：“采

第十四章 已饮阎浮提一切河水(2)

采苋苜，薄言掇之；采采苋苜，薄言捋之。”拾着地上落着的还不够，还要剥未落的。但我相信，也有一两个妇女意不在苋苜，她们去河边采参差的荇菜、池岸拔白色的蒿、于四野摘嫩绿的蕨 准备回家做几样可口的菜肴。等到她们相呼要回去时，采车前子的女人们一定笑她们抱着满怀的野菜如抱子；而她们也一定取笑这几个贪心的女人，满裙摆的车前子掖在腰带间，如同怀孕了似地。这便是诗经时代女人们采撷的幸福。

而现代妇道人家的幸福是另一种的，属于物阜民丰的那一种恣意。若说水果，冬天里买得到夏天的莲雾，春天还吃得到冬橘、柳橙，红色的小西红柿则没有四季概念，怎么也不肯褪色。这时代的女人是挽菜篮的女皇，一出巡，春夏秋冬都来朝拜，把它们多汁、丰实、漂亮的果子纷纷拿出来进贡。所以，我觉得女人买水果的时候，应该先掂在手掌上称一称春雨有多重？且爆一个响栗，试试艳阳有多厚？拧一拧果蒂，闻一闻秋收有多香？我站在一篓发亮的橙子前这么痴想，老板扯了一个塑料袋递给我，我不好意思拒绝，便闲挑着。记得几年前在公馆逛水果街，对着一车山也似的橙子不知从何挑起时，老板随手捡几个放入塑料袋里说：“这几个一定甜！”我拿一个在手上审了又审，像珠宝楼的鉴定家，还是不得其所，便问：“怎么说这个一定甜？”他指给我看：“喏！屁股上有一个硬币的！”我大笑，和他一道找屁股上有一枚币痕的橙子，直称了五斤多才捧着回宿舍。但今天我只需买两个就够了，因为冬藏的烙印我早已晓得了。

至于菜摊子上，陆地与海洋的消息都有的。逛菜铺，像逛一则则的童话：玉米棒是扬须爆牙的小老头，白萝卜的澡雪精神像清官廉吏，胡萝卜是忠烈祠里断腕的壮士，那豌豆，则是属于枪战时代的。有一个故事说，一个小男孩拿豌豆当子弹，一共射了五发，其中的一发正巧射在一家二楼的阳台上，那里面住着一个生病的瘦弱的小女

孩，命很垂危的。有一天，妈妈替她拉开窗帘，发现了正在冒芽的小豌豆，就跟女儿说："你快看看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在我们阳台上抽芽呢！"那小女孩很好奇地问妈妈到底是花种籽呢还是树种籽？妈妈说："你自己问问它嘛！"小女孩从此每天看着嫩芽，看它舒叶、看它爬行、看它开花，终于有一天小小的果实嘻然一笑，小女孩舒着一口气说："哦 原来是一棵豌豆呢！"而她获得了重生的秘诀。

不知道有没有一位妈妈将这么多的果菜买回家，除了炒成一盘盘可口的菜给孩子吃之外，还将果的传奇菜的寓言告诉给孩子听？那必是一个很动听的故事，属于太阳、土地、水分如何孕育万物的，也属于浩瀚人世间每一个生命如何被万缘包容、受宠、欢喜的！

有一群歌声伴着风琴飞来！是这小区一家幼儿园正唱起早安歌。嫩嫩、细细、尖尖的童音参差着，若天籁！蹓鸟的老先生走过幼儿园门口，脚步慢了，歪着头看着。拄杖的老太太们走过，指指点点地，不知又忆起什么？有三两个挽菜篮的女人干脆依在铁栏杆外，认真地看，我猜她们是孩子的妈妈。

红砖绿瓦的时代不再了，老先生老太太们的心事我们也不可能去亲历，但，他们认真守护过的时空却延续成今日我们的立足之地；而我们认真看守住的每一寸时空亦将成为孩子们歌声的草原！那么，旧与新嬗递的伤痕不重要了，老与少不相识的鸿沟夷平了，每一个人都是圆浑的终点且是晶莹的始程，就像是一首源源不绝、缘缘相护的天籁，任一个音符都跃向无限！

就像什么？像闲来翻经翻得的那句话："若有人于河中掬一瓢饮，当知，已饮阎浮提一切河水。"当我们俯身就着生命河岸，以一己有限的时空为瓢时，当知一瓢之掬，已饮世间一切河水！

至于，一切河水滋味如何？ 嗯！我说，这橙子果然甜。

第十五章 人在行云里(1)

第一次见到梅觉，是七月的一个晚上。

那时，晚寝的鼓声已止，钟的单音扩散于山间谷坳，引起了蛙之鼓及夏虫唧唧。

南台湾的夏夜好像另有一个太阳似地。人躺在木板床上，只敢侧着睡，深怕一平躺下去，压破毛细孔里藏着的热精灵，汩汩地出一背的汗水。一支电风扇摇头晃耳地为三、四个人驱热，偶尔脚底板分得一丝凉，才能沉沉地渐梦。

朦胧中，有人推门而入，似乎睡在秀美旁边的木床上。我想起，这支电扇本来是较靠近她的，后来趁她们去晚课时，我与秀美将电扇移近了我们这边，这样电扇会多看我们几眼，但不知她那头有没有吹到？我转个身朝她那儿噤声问：

“喂！你有没有吹到啊？”

她醒觉到我在问她，也噤声答来：

“有啊！有啊！”很厚重的声音。

我又问：“要不要移过去一点，吹得到吗？”

“没关思！没关思！我不热啊！”不太标准的口音。

秀美也未入睡，她是个很容易与人熟稔的女孩，也偷偷问她：

“你从哪里来啊？怎么你讲的话跟我们不太一样？”

“加拿 大！”

我们都很新鲜，睡意少了一分，这屋子里竟有舶来品！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秀美问。

“梅 觉啊！”她的“ ”音发得很好玩，嘴巴一定嘟得老高！

“啊！好好听的名字！”我说，嘴唇上虚念了几次她的名字，突然有一种顽皮的联想，本来是不应该说的，可是心里憋不住好笑，便“嘻嘻”两声向秀美偷说：

“有点像 没知没觉 的 没觉 ”

秀美“哈哈”两声向她说了：

“ 梅觉 的意思，就是 没知没觉 ”

她听了，一点也不愠，“嘻嘻哈哈 ”乐了一会儿，自顾自说：“对！对！”然后，我们三个人同时“嘘”，睡觉了，一室寂然。但我脑子里低回着她的名字及加拿大，从那么遥远的寒冷的地方来的女孩，她不怕热吗？决定天亮的时候，把电风扇移过去一点。我想。

次日醒时，她们都已经做早课去了，只有我与秀美还“懒”在床上。佛光山寺院里的规矩很严格，早晨四点半就必须上殿课诵，我与秀美连续发了几次心，仍旧赶不上上殿的时间，也就不了了之，她们当我们远来是客，并不要求，而我们因此更愧疚良久。连个小小起床事都难于上青天，更不要提什么悲、智、愿、行了。

“您早啊！”梅觉推门进来，穿着一式玄色海青。

就着天亮，我看她仔细地把海青脱下迭好，露出一袭佛学院的学生制服，简单的淡蓝色令人感觉天亮得早；脚穿白袜，蹬一双黑色僧鞋，仿佛万里路就这么走过了。尤其令我惊坐而起的，是她那两股垂腰的大辫子，如勒马的缰绳。我说：

“啊！你的头发好长哦！”

“是啊！很久没有剪了。”她很不好意思地拉一拉辫子，我因而见到她那一张黝黑的脸，及写在脸上那放旷的五官：浓眉、大眼、有点戽斗的下巴。随时随地，这人推门进来，总让人认为她必定刚从一个遥远的、酷热的、荒凉的蛮荒处回来。

我说：“不要剪啊！好漂亮的头发！”

“谢谢啊！”她温和的样子真可爱，尤其一口洁白无瑕的牙齿，使人觉得和她讲话是一件快乐的事。

后来，我与秀美又换了寝室，没再与她们同住。但，过不了几天，再看到梅觉，几乎认不得她：

“啊！你怎么把头发剪掉了！”我大惊。

她又不好意思地摸一摸短得像小男生的头发，随即摊了一个很顽皮的手势：“Idon"tknow！”然后嘻嘻哈哈很快乐地笑了一会儿，才正经地说：“太麻烦了！我每天都要这样这样 ”她做了编发的手姿，从头编到脚，我们都笑弯了腰；我就伸来食指、中指，支成剪刀模样，往她虚编的长发处“咔咔”剪了两下。

这一剪，数年长发乃身外之物。

我想，当她踏出多伦多大学的校门，一定有一个属于宇宙的秘密蛊惑着这位南中国的女孩，使她忘了去编织巴黎最流行的发式，去剪裁最新颖的服装，去学习最惹人的交际；一定有一个生命的谜题困惑着这位快乐的女孩，逼迫她小小的胸

第十五章 人在行云里(2)

臆，于无人的月夜落着无数的问号之泪。

“然后，我工作筹钱呀，我要到处去看看啊！”她的眼睛因长时空的奔波，掩了一层难以探问的黯淡。

或者，她要说的是，我要到处去问问啊！问何以日落月升不曾错步？问何以生生不息，又死死相续？问生源于何，死往何处去？问该对初生的赤婴唱什么歌，该对怀中的死者落什么泪？问未生我之前是谁？既生我是谁？化成一抔土后又是谁？问芥子纳须弥，还是须弥纳着芥子？问为什么芸芸众生我一回头，看到的就是唯一等我的人？

“去了美国、欧洲、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”她很费力地想着她去过哪些地方？也许行到山穷水尽处行兴自消，她也记不得那些碎为微尘的云烟过往了。

“就这么一个人走吗？”

“是啊！一个人。”她理所当然地说。

那么，把家园屋宇之色系为帽沿的飘带，把双亲兄姐的爱语做成行囊的铃铛，把学识书帙卷为攀山涉水的杖，而生命的缘故啊！那乃是永恒的指南。

多少山岩河川、森林曲径行脚过，松与柏或女萝，无言；多少海洋天涛摆渡过，波与浪，无言；多少阴或晴的天空航行过，风或云默默；多少条纷歧的路向陌生的行人质疑，而每一个方向都山穷水尽。

“不想家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或许，在异国那座初晨的森林，她自睡袋里醒来，阳光的手已掀走那顶家园的帽，松针缝金阳丝衣为她的桂冠，谁说时间乃一匹无常的布？或许，天涛与海岸边她枕暮色睡下，见海水在白昼化为云霞，云霞于黑夜又回到海洋，她想，一方与十方何异？或许，当她行脚过挨家挨户，听稚子哭啼的声音，闻年迈人母哀挽的凄喊，她自觉不该藏有爱语的铃铛，将它羚羊挂角，送给每一家的屋檐。

然后，行囊、步鞋、两条结绳记事的辫子，她来到台湾。

“我喜欢这里！”她露出一个洁白的笑。

那时，小径两旁绿草如茵，燕子穿梭；我们择一处高的石阶坐下，看天。她自从剪短那结绳记事的发，好像牵牵绊绊都短了，人显得轻松，笑起来也更纯粹。

“我希望多看一点经书，做一个学生。”她严肃地。

很多时候，我看到她与其他佛学院的女学生们在绿草地上“出坡”，她们或蹲或跪专心一意地拔除绿茵里的杂草，她们称这是拔烦恼。梅觉从这儿拔到那儿，她的身子在烈阳下定着，久久不动。有时候，她穿着围裙，在厨房大灶之前忙着炊爨之事洗濯之役；想惠能当年至黄梅参访五祖弘忍，做的也只是后院里破柴舂米的劳役之事。但，更多时候，我看到梅觉在教室里用功着，一盏灯总是点到不得不熄灭的时刻，那时，晚课的梵呗召唤。

若人生如逆旅，谁不是行云？惟寻着永恒生命者，惟能纵身化成一道甘泉，向三千大千世界洒去

第十六章 天阶月色凉如水(1)

在陋巷，深居人不知，她说她从小是个养女。

养女这身世是问不得的！只要记得饮食起居即可；当鸡鸣桑树巅的时候，要早早起身，密前淘米煮饭，摘一日份的菜，剁一锅养猪的地瓜菜 要记得洗衣啊！好。要记得扫地啊！好。要记得喂鸡喂鸭啊！好。当狗吠深巷中的时候，要快快汲水，急急举炊 为什么饭还没煮好？为什么衣衫还未迭好？为什么鸡与鸭还没有喂？为什么地还是脏的？你说！你说！！你说！！！

中国人一向学不会疼“别人家的女儿”，从古早的童养媳到今天的婆媳。

小女孩啊！你想到什么？你空闲的脑子里想到什么？何以你浅眉深锁？你的秀目有泪栏干？你小小固执的唇如一枚吐不出的核？虽然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”，但孔夫子闲来好陈俎豆，设礼容。而你呢？你空闲的脑子里好的是什么？

只是希望在仲夏的中午，有一片大树阴庇护你，你躺在石板上打盹的时候，苍蝇不要来围观你脚疮的隐私而已。

只是希望教室里老师翻开你空白的作业簿时，棍子的声音不要太大而已。

只是希望初一十五供佛之后的果子，你能恣意地捧着捧着，回你的角落闲闲地吃而已。

但，当疮疤已成痂而身世之痛开始淤血时，那年老的郁树浓荫也遮不住你年轻心头的狂热！当练习簿已写破而你犹不能解你姓氏名字的笔画时，那棍子的声音也打不醒你少年心中的空洞！当供果的甜也抵不了泪水的咸，你开始问：“人皆有父，翳我独无！”

问啊！你问七十老阿婆：“地瓜菜牵得再长再乱，沿着长茎掘下，总有一粒蕃薯头，我的父母谁？”

阿婆说：“生你者是。”

你又问八十老阿公："小鱼卵再细再瘦，总有母鱼的肚子裸抱腹育，我的父母谁？"

阿公说："唉！养你者是。"

你却闷闷不乐，昊天罔极，而你的娘是谁？从此，你藏住世事，日居月诸，深巷人不知。

却有一日，你随人来到佛寺。那巍峨宝殿，你仿佛来过，那庄严佛相，你似曾相识，又听得梵唱声声："炉香乍爇，法界蒙熏，诸佛海会悉遥闻，随处结祥云，诚意方殷，诸佛现全身"你心生欢喜，却又涕泪悲泣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顶礼你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对着心灵父母。

你下了决心说："阿母，我不回去了！"

随着而来，是一个巴掌与严词厉色，你回去了，深巷里，日出日落。

而午夜梦回之际，你渗出一身孤独无依的冷汗，仿佛苦海破舟，载沉载浮。你的心遥想那日法界蒙熏，啊！诸佛现全身啊！诸佛现全身！你心生大欢喜，涕泗滂沱，于此月夜的眠床上，开始梵唱："炉香 乍 爇"

当第二次你回到佛寺，又被一干人强行抓走的时候，你的噩运开始。他们下令禁锢，把你关在一间小屋子，不许踏出一步。

你犹如困兽，使命捶打门扉抗问：

"为什么关我？锁我？为什么不让我自由自在地追求生命？"你大叫！他们正在吃饭，不理。

尔时世尊问："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不？"

生命比东方虚空更浩瀚无际，不可关，不可锁，不可思量尽！

须菩提答："不也，世尊。"

"为什么禁锢我？封闭我？为什么不让我去传播我心里的欢喜？"你大力拍打！他们正在喝水，不闻。

"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南西北方，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！"

赤热之子纯然的欢喜充盈于南西北方，四维上下虚空，不可禁锢、不可封闭、不可思量尽。不可思量尽啊，不可！

“不也，世尊！”须菩提答。

你哀求说：“请让我回到真正父母的慈爱里去！请让我重新学习做一个孩子，重新认识我是谁？重新做我最应该做的事！好不好？ 好不好？ ”他们在门外走来走去，不管。

那个月夜，你声音已哑，泪已尽，手足俱肿。你瘫坐于地，虔诚地思前想后你所经历的人间世事，哀然而叹：如断脐带、如刖手足、如丧考妣。那时，月光悄悄地转入你的窗棂，洒了一地的霜；仿佛，仿佛世界都静止了，人都睡着了，门与墙与锁也都疲倦了。你听

第十六章 天阶月色凉如水(2)

你不息的心跳，是此漫漫墨夜唯一的单音；你借着月光再审视这客居的屋檐，难道一只碗一双筷就值得换去一生？你平心再叹，静静站起，得月光之助，将窗棂卸下，也无惧也无悔地悄悄落身而下！又得庭树之允，踏着树干为天阶，攀上围墙，翻身而出！那一夜，虽万籁俱寂，而你生命的海潮音随着你坚毅的步伐澎湃着。

如今，二三十年过去了，你对我说这些，也只是淡淡一笑而已。我看你束着的净发，朴素的衣衫与裙裾，跟行行色色的人群似无不同。但，你说："虽现在家相，却行出家事。"你的脸上洋溢着壮硕、明亮、圆融的光辉，一点也看不出挣扎的勒痕与淤血。但也许，凡是尽毕生之力挣扎过的生命，都是这么洁净圆融的吧！

忘了问你：那夜的天阶月色，其凉如何？

第十七章 却忘所来径(1)

那时，我站在楼上浏览四野，因闲云想万事，随飞燕思万物，心中是淡淡的无可亦无不可。

而她站在廊下，定定地看着壁上张贴的文字。她人长得高，一头长发如一匹瀑布，不编不夹不束，就这么泻至于腰，好一种至死无悔之姿！一袭藏青色碎花洋装，很古典地保守着双膝，有着中礼中节的固执。她那时或许正要出门，戴着一顶墨西哥草帽，肩头挂着一只草织的背包，足蹭一双凉鞋，那些许飘泊意，真会让人走避，仿佛她要到哪里去，谁也阻止不了的。

好像，有人喊了她，她飘然旋身，不羁之美，令人心惊！

近一点的距离面对她，才发觉她的冷肃：两道柳叶弯刀眉，毫不留情般；黑白分明的眸，好像司掌善恶的巡吏；挺秀的鼻梁，似乎不屑于吸太多你们世人的浊气；而那唇，除了一个“俊”字是不作第二语的！她的脸色苍白，不胭不脂不粉不黛之下，还是不肯有一点油腻与污尘，但是，那种白像淘洗过的，下决定心淘洗尽的不染，使你猜不透她原来的铅华。

唉！这女人若从河岸走来，你会说她如水；若从山上下来，你会说她像岩；若从红尘而来，你便乍然一惊，以为她是手中有弓如箭的情司！

听她说话，有些负担，因为她声音的旋律与语法跟人不同。有些女人说话，如麦芽糖，黏你一身；有的像西北雨，哗啦啦泼你一身；有的如暴起之风，气呼呼刮你一阵。而她喜欢停顿、思索，语气是由烈炼成平的，语句是由硬磨成刚的！所以，听她说话，你很像在捡一地的石子。

不敢想象，她还未到佛光山上来的多年以前，如果有位男子对她邀约，她剑眉一竖的时候，他怎办？她语出峻词的时候，他怎办？她双眼一逼的时候，他怎办？就连我问她这些儿女情长事，她一笑，算

是回你又算是答天下诸有情："这种，感情的事。"她一顿："经历多了，会感到。"

"感到什么？"好像平常所听得的种种对爱情、对盟誓的定义与批注都不算什么了，而她所要说的才是最对、最能成为圭臬，你该终生去实践的。于是你又心急地追问："感到什么？什么呀？"

她扬眉，看你，说："无常。"

还好！我不是痴情男子，否则，怎承得住这么天外而来的陨石！

她偏着头，手背扶发，昂然一扬，三千秀丝忘于肩后，她说："以前，我想，佛法算什么？"她的眼眸引你回到她备受宠爱却又无限孤独的么女童年。有祖父母，有父母，有一群兄妹，及一大片山区林绿；有野草莓、山茶花，有大蛇、野鸟及飞鼠 还有一年到头晾着的一爿好蓝好蓝，你爱撕多少就撕多少去擦鼻涕的蓝天。

佛法，算什么？

"但是，你不得不承认。"她的眼中有许多成长的故事，浓冽又深邃的："你随时随地在印证佛理。"

"譬如？"我问，这下子换我不服了。

"诸法无常。"她俨然地说，又斩钉截铁地告诉我："因缘聚灭。"

我心里仍是不服，暗自揣度："你又见过多少无常？"

她停了一段时间不说话。我们对坐着，夜里的室内很静寂，她想她的，我想我的。我们思考着一个很难的问题，在谈与不谈间。

"四五岁的时候，"她的声音如半夜的滴漏，要把顽石穿成虚怀若谷："我家院子开满一种紫色的花，每一朵，都是最漂亮的，我拉我爷爷去看。"

这我了解，一花一石一草一木都曾在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绽放着喜悦的光芒，这我了解。

"第二天早上，"她说："花全谢了。"我一惊！

她说："我哭了。哭花吗？好像不是。是哭另外一个我不知道的东西。"

她说：“现在，我知道，是无常。”

把“无常”从四五岁未解事的年纪背负到二十多年后的此时此刻，是这么的刻骨铭心！若是盐液，也早把好好的身体发肤都蚀尽了。我突然掉入她的童年，因满院的紫花而雀跃！而快乐！而蓬勃！那是多么单纯的幸福！多么慈爱的天！多么温暖的地呵！可是一早再看却都谢了，成尸！每一朵都再也叫不醒！任凭哭！抓！喊！叫冤！撕天！裂地！啊！我的心于此

第十七章 却忘所来径(2)

刻扭曲，一趟天堂一次地狱！

她却平静地说：“每一朵花开花谢，既是因缘，也是无常！”

那时，夜很黑、很闷、很热，我的心有种泪不出的难过，奋力挣脱，可是两只大黑掌却一直撅住抓着勒紧！我知道她接着要说：“人，人也如此！”我几乎想用全身的意志阻止她下这定论，判这刑！

她没说，我的心说了。

沉默。

沉默至谷底。

不知道此刻时空是什么？而她的生命与我的生命于此又算什么？思绪游荡于有与无之间，不着边际，不住悲喜。我看她，愈看愈陌生的冷，却又熟稔得热，像一个发言人。

“总 ”我试着问：“总有很多故事在你身上发生吧！难道他们 ”难道不能安身立命于一块土或一间厝里？

她看我一眼，知道我问的是什么，也知道我在抗拒她这一席“图穷匕见”的谈话。

“不是总有。”她低下头，抚着发，一起向记忆之深渊探影：“是一直有，”抬头很肯定地说：“爱情。”

但是，那样多痴情于她的，不舍昼夜追随着她的，竟都听不懂她心中的天籁！

“他们说，我想得太多了！”她憾然一叹：“但，我自己清楚知道我想的是什么？我知道，如果不能对生命有解释的答案，与其两个人一起茫然，不如独自。”

他们说美丽的女子不允许镇日锁住剑眉，他们一听她疑问，便送她糖、鲜花、漂亮的果子，却不晓得她的心是一只窄口长颈宽腹的陶瓶；她把糖、花朵、果子塞在里面，在时间中酿成骇人的惊涛烈酒，却倾倒不出，日复日，变成酸液苦汁。

“我的酒量很好。”她说：“六瓶绍兴不醉。”

可是，那天晚上，他衣冠楚楚送她回家，她看自己也一身华裳，却忍不住摇一摇头：“多像蜉蝣。”他走后，她却独自因为饮过的一小口薄酒而欲吐！而欲裂！而宿醉欲死！可是，咽不下吐不出啊！这酸液苦汁这酒！

我听此，无泪，却频频点头。不是女人对女人的堪怜，是生命对生命的相惜，我们这一群无面目要求面目的人啊！

“我清醒之后。”她开始今晚的第一个微笑：“我上山。”

而他们那时正在做什么？协议、恳谈、不惜武力相向，争一个美丽女子如争遗产权？

我问：“他那么辛苦才找到你，你怎么说？”

“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”她继而莞尔：“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了。”

我大笑，这一出此身虽在堪惊的人间爱情剧，唉！唉！唉！

“现在呢？”我笑够了，问：“你的感觉？”

“海阔天空。”她以一种发自肺腑的深泉谷音而说。

我们默默相视而微笑。

够夜了，我们互道晚安，熄灯，与天地同阒黑。她往西走，我往东去。我知道走过黑夜到达她黎明的禅房，她不是水，不是岩，没有弓也没有箭了。而我呢？我不敢问自己这些。

几天之后，听到一个大消息，她要出家了。

她说：“在这里，这不算消息。”她说：“我一天一天走向它，现在，我到达了而已。”

在她最后一天的女儿身的晚膳之后，我向她祝贺：“法喜充满！”心里有些慌乱、不舍！竟像对一个诀别的人！

她却无事一般，说：“每一天都是法喜充满。”

我知道这天晚上她要自己主持落发，到第二天早晨举行过剃度大典之后，才真正算是出家人。典礼只是一个象征而已，至于落发、僧

衣全都要自己动手才是，不然，谁替得了谁？谁又能为谁做主？

沐浴净身之后，尘垢已尽，她抱着一袭百衲衣、罗汉鞋、罗汉袜、一支利剪、一把剃刀，平平安安向禅房走去，像走回家一样地如履平地！

秀美与智龄去观礼，我没有。我也是沐浴后，到山林野间去乘晚凉，去吹干我洗过的长发，去散一回我依然的女儿身。这世界，每一刻，有人生了，有人死了；有人清醒了，有人迷醉了；有人回到家，有人离家。形形式式，谈与不谈间、看与不看间、知与不知间，都不是那么重要了！

但我犹然可以想见，焚香缭绕上升时，她洗湿了的一匹静止的瀑布，左手掬起，右手持着利剪，裁下娑婆世界：

第一束，还给十月怀胎的母亲！

第十七章 却忘所来径(3)

第二束，还给褓抱提携的生父！

第三束，还给耳提面命的尊师！

第四束，断儿女情长！

第五束，断贪嗔痴！

且将女儿身，还给天！

且将女儿名，还给地！

热泪盈眶！缓缓地无数阿僧只劫以来此时此刻重新诞生，那红尘滚滚已止，那风雨飘摇已止，那翠微拂衣、女萝牵裳的所来径亦止，都化成轻轻一句："阿弥陀佛！"

秀美回来说："突然，不晓得怎么称呼他了？"他现在是无名无姓的静然赤子，等着他即将黎明的出世。我们，我们这些人对他，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。

第二天，佛光山大雄宝殿里梵唱如海潮，一波一波清净着他们的菩提慧命。他们虔诚地唱："往昔所造诸业障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"对着佛陀座前发下四弘誓愿："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"从此，他是修梵行，担负如来救世家业的僧者，不是那夜与我面对面的凡家姐妹；他是住于戒、定、慧的禅者，不与我们同往于色声香味触法的五欲六尘里。

当我再仔仔细细面对他时，他喜溶溶洋溢一身，果然是大丈夫庄严相好：剑眉隐于鞘，双目如判然明珠，鼻梁似秀峰，不轻易出语的唇，此刻圆满。

你若远远喊他："师父！"

一袭黑色长衫，旋然，来到你面前，合掌，道："阿弥陀佛！"

第十八章 恒河沙等恒河(1)

丰原

伊的生命，原本只是一粒恒河沙，现在，却等量于恒河沙一般多的恒河。

伊生于此，丰原。那时候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，至少，伊的阿姆还叫她“查某鬼仔”，用很亲昵的口气，好像打算一辈子都要留她在身边，晨昏日夜喊她。

伊虽然心里有微愠，却也不敢表露，只是想：白白辜负了人家的好名字啊！伊家里在镇上开戏院，母亲兄姐也都在那里帮忙，平日只剩伊在家，格外觉得冷清，像一个在大白天里被禁锢的魂魄。由于住的地方离戏院只隔一条街，她便养成习惯，黄昏的时候，就独上顶楼看天以及看地；看天的意思是，天空里的云朵绚烂，常常幻变着异彩，尤其在灰夜掩蔽而上的那一霎，最是巅峰的美，伊看得喜了，便对天呼唤自己的名字：“锦云！锦云！”不肯辜负这么钟天地之毓秀的好名好字。这样呼喊之后，伊的心就荡然而动了，有一些凌云而去的想象，以及揽臂纵拥苍天众生的心志。看地的理由，是因为戏院散场了，人潮如流水，东西南北向漂泊，不敢多作居留。伊凭栏俯视，更有点可怜身是眼中人的叹息，仿佛人潮里就有个自己，一会儿东行一会儿西走，茫茫然随人潮散荡不知抬头有天，伊看得痴心妄想了，果真朝地上的那名女子唤：“锦云！锦云！看这里啊！”那女子居然毫无动心貌，只留心橱窗的锦衣华裳，逛来逛去。伊才醒觉：那样的人不是自己。

“唉！也不知晓自己在哪里？”锦云这样想，是天庭里驮水的云奴，偶尔来过眼？抑或是菜园里的蕃薯藤，一路在野地里追索自己的原本根性？还是人世间的一块冰冷翠玉，被紧紧握在五伦指掌里，为汗渍所苦？锦云深深地为这个疑团所缠缚，虽然只是浮光掠影地来到伊的生活里而已。伊偶尔在举箸的时候思想起这事，眼前的佳肴美味

都不堪咀嚼了；伊偶尔去自己家的戏院当门口的撕票员，那些看电影的人自动掏票给伊，非常心安理得地，而伊却愈撕愈心虚，无非是把这件事投射在个我生命的追寻上，觉得自己尚找不出那张验明正身的票券，无以面世。但是，谁也不关注伊的神情，即使有朋辈热心地相询心事，伊说着说着，好不容易把心事说出个蓓蕾样儿，听话的人不小心打了个盹儿，心事已像昙花开谢了。伊有时也会退一步观看自己，生命不过尔尔，认不认得自我，许是无伤大雅吧，何必自苦？况且，芸芸众生谁不如此？那就在晨粥夜饭中度日吧！在杯盘碗碟里消磨年华吧！把生命看到芳菲都歇处，再落花流水吧！

二十余岁那年。一日，伊骑车出外访友回来，一个人在村路上漫游。那时正值秋收，田野间三三五五的人忙着刈稻，午风吹拂过，稻浪汹涌，那些人倒像浪里白条了。伊原本是无心无事地踩着车轮，不急着前行，不眷恋过往，也不仓皇于当下此刻，一副空空白白的儿女模样，可有可无的人间微尘；可是，当伊偶然瞥见稻田里有两条奇特的人影时，不禁停住车子，移步去探看。

那是两个比丘尼，正在弯身割稻，忽前忽后互相追随，前后无语。

伊起了好奇之心，蹲踞在田岸观看。观得风也煽动了、稻穗也闹了，那二僧依然无话。各有各的刈程，一如参星一如商星，虽不见却不远。伊难得有这样的良辰去参天地之化育、谛听人世之动静，不觉心中有活络的泉奔之声，自眸睫始，一路洗濯伊久无欢颜的面目。伊深深地起了孺慕之情。

“师兄，”有一僧破空出声。他头戴僧笠，身着灰青色罗汉衣罗汉裤，在裤管处扎了一个绑腿，倒是不着鞋袜，赤足而行，声音虽娇却不媚不弱。“ 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 这话我久思不得其解，前后矛盾。”

“哦？”另一僧低吟道。他亦是僧笠僧衣一身，不同的是穿了罗汉袜僧鞋下田，虽然田土干裂，稗草莽莽，都与他无干。

“佛性自在，人人皆有，既然人有南北分，佛性自然也有南北分，愚智根基不同，悟境也不同啊！譬如说，这畦田，前边的谷实粒粒饱满，这边的就虚虚实实杂在同一株里，这不就是有南北吗

第十八章 恒河沙等恒河(2)

说到兴头处，伸手摘下一粒扁扁的谷子，递给另一僧。

“哦！倒是实话。”此僧打直腰身细细观了一观指掌上的谷粒，忽然拿到嘴里咬了一下，剥开壳衣，凑近那僧说：“师弟，咬破糟糠见白米，佛性哪有南北？”

那唤作师弟的女尼，噤然无话，弯身又割去了。伊隐在稻叶中，玩味他们的对话，虽不懂却有欢喜之情跃于脸上，仿佛窃得天机。

“啊！好单薄的女孩子！”那年长的女尼发现伊坐在田埂上，不戴笠不着鞋，只穿了寻常的短衫素裙，头发用橡皮筋圈个马尾，身无长物，不禁对伊起了关怀的神色。

“我帮你们割稻！”伊跃身而起，也不避讳这身素净装扮是会脏的，找了一把断齿镰刀便割将起来。坏镰刀割着稻茎，又滑又碍，来来回回锯着才能断茎，伊走得好辛苦，汗珠如雨滴滴答答打在田土上，也顺势打落了无数日子里人潮的乱影、绚云的流姿、戏院门前贩子们喧哗的叫声 以及夙夜匪懈伊的自言自语。伊抬望眼，无边际的稻田野浪迎着风吼，伊觉得自己是匐伏朝圣的女子。

“你该回家了。”年轻的女尼说。天色转暗，田里的活儿也告个段落了。田主人已载了谷包回去，这两位比丘尼得了衬钱，也准备回挂单的寺。

“我跟你们走。”伊笃定地说。

“我们是云游僧，十面八方的生活你过不来的，有缘自然会再见面。”

“不！就是现在，现在就走吧！”伊如识路的老马。

“我再问你一句，”那年长的女尼执起伊的手含在他的掌里，一股温热传心：“身无挂碍吗？”

“身无挂碍。”伊严肃地答道。

“北上，还是南下？”年轻的女尼问。

“哪里的火车先来就往哪里去，一切随缘。”伊先答出了头绪，尘埃落定。

鹿野

伊落足于此。“王母庙”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寺庙，隐在山间丛林，平日村民鲜到此处，只有住得近的老乡民，每逢初一十五才来上香供果。庙里四壁斑剥，环室萧然，连灯火都没有。

三位女尼各有各的境界，别人的寻常日子，对他们来说，却是惊天动地的苦修梵行，连冷冷暖暖的饮水滋味，无一不在参悟妙机。他们坚持不受村民供养，白天则轮流上山采野生菜来煮木疗饥；到了九月，山脚下的花生田、蕃薯地都已收成，他们到人家的空田里去捡拾落花生或蕃薯，晒干了好收藏过冬。这般原始生民的日子，却也有他们甘之若饴的领悟，才几载的光阴，昔日那位单薄女孩，吮吸了经卷的甘露，渐渐萌生悲海缘声的菩萨雄心。伊法名“证严”。

偶尔一日，伊独自在庙后的空地上锄土栽种蕃薯藤。那时节正是旧谷已筛、新苗未播的农闲日，于伊而言，则是筏已造成、苦海未渡的岸边心情。满腹的经藏律理未布未施，好比私藏谷苗不种，白白让众生的心田长野草，不能说不罪过。伊一面锄地，一面把短藤埋于松土里，一面思前想后不得其果。

“哎哟！”伊不小心踩到一块扁尖的石头，不偏不倚刺入脚掌中，一时痛得椎心。

“阿弥陀佛！”伊称了个佛号，拔出石块，石尖带血。伊跛着脚至树阴下歇坐，让肉痛能减轻一些。

“这就是了。”伊扇笠取风，对着那块带血的顽石吟思。此时，山籁禽鸣都天真无邪，叶舞树摇也了无心机，伊归伊，兀自点头称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“好比踩到石头，当下便喊痛，肉身都还如此精进，为什么心却迟疑不行？如来说若有一众生未渡，就如无有众生得渡一样，我连一个蝼蚁众生都不曾渡，还要谈什么梵行？”

次日，伊辞别了道友，只身入世。

秀林

伊定身于此。与几位弟子草结净舍，总算有避风挡雨之处。日子很苦，伊依然秉心不化缘，因为众生更苦，坚持自力更生，得一些微薄的温饱。

伊这样长期劳动，虽瘦弱却另有坚实的精神，一向都不曾病。倒是有一日，一位信徒入院了，伊走了长路去探望。正要出医院，忽见水泥地上流着一滩红血，探听才知道，是一个山胞妇人小产了，部落里的壮汉们走了八小时的路才将她抬来求医，却因为缴不出数千元的钱，又

第十八章 恒河沙等恒河(3)

把这位垂危的妇人抬回去了。伊跌坐于椅子上，睁睁地凝睇那滩血印，如火劫后的焦黑莲花。

伊在回去的长路上，疾行而哭，旷野中没有人注意到伊在僧笠下的哭颜，依旧向伊合掌问讯，欢欢喜喜地。伊觉得这世上仅有伊一人能做这事 为什么不在平地上种出一座医院来，好抚慰那些身历火宅心陷悬崖的人。

“慈济功德会”就这样成立，伊与弟子们工作得更勤，朝朝暮暮奔走，如一条愤怒的恒河。

福田

伊的炉香乍爇。也不知道谁辗转传的音信，伊的阿姆得知伊身处僻乡，正为着筹十方善财而劳瘁。有一日，托人带着物件来见伊。

伊早已忘了家门，再听到乡音，不免有些触动。那人把对象递给伊，伊打开看，是一笔为数不少的款子，还有一些款式不一的金饰玉镯。

旧款式的是伊阿姆的嫁妆，新款式的是为伊而备的嫁妆。

“你给阿云讲，去买块地，伊养别人我养伊。”

恒河

第九种风起，伊的心似沙等恒河。一粒种籽，只能结一个果，就算唾籽再种，又要多历寒暑。既如此，就唤遍那些隐身不现的种籽，请他们都去一一结果啊！每分每秒的光阴都被伊与信徒们塑起来，一片瓦、一块砖、一迭榻 慢慢地凝聚着，医院破土了，工人们日以继夜地建筑着，十多年的年华换去了，伊的容颜虽老却相貌庄严，仍然胼胝着身躯心性，继续筹募那些未着下落的尾款。恒河沙等量的恒河奔驰着，为的是把瘠地垦成净土。

每年，伊会托人带着口信及两麻袋礼物送给伊的阿姆，致意医院筹募的情形并问候老人家的起居。提到伊自己，都是千遍万遍的好。

那两麻袋的礼，一是禅定自在的花莲野石，一是田里收成的甘美蕃薯。

第十九章 红尘亲切(1)

空法师是我们穿黑长衫的好朋友。

自从一把利剪，剪去二十五年的女儿身之后，他是穿百衲衣的大丈夫，自是已破“男女之相”了。因此，言谈举止之际，看不到娇憨媚态的女儿熏习。倒是行住坐卧之中，掌风习习，妙藏物色；提足成步之时，如矿出金，如铅出银，十分洗练。

当然，更难猜测的是他的年龄，多少年的梵行修持之后，年龄已不能腻他。有时候，他很老练深沉，好似几百岁，有时候，又很年轻，跟我们这些没大没小的儿郎们一起调皮捣蛋。既有老年之识见又有少年之胸襟，他，乃是个忘年僧。

如果，您偶然地在路上与之相遇，错身的刹那，您以珍禽异兽的眼光看着他，他必然也会稀奇古怪地回顾着您，您们两相诧异，世上竟有如此这般人！然后，缘尽。若您一霎时觉得：这位行僧颇具庄严相好、书卷气质，因而趋前问讯、请益，恳恳然；他一定原地止步，合掌回您的礼，谦谦然。然后，听您把身家性命、祖宗三代统统讲完，一起与您研讨、切磋、提掇、点化，务必要把您的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统统安止住了，才颔首让您走。很难说他是冷情还是热肠？不过，倒有点像深山野谷的清泉，随缘随喜，无情游。

关于空法师的野史轶事颇多，用“千变万化”来形容最巧。

吉老 空法师大学时代的学弟，有一次慨叹：

“这个空法师！他大四那时拼着命念书，拿了九十多分的成绩，程度 还是看得出的。剃度之后，更用功了，可是，境界还是有限。现在”他叹着：“唉！”颇有“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；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”的苍茫神色！

可是，慧姐却说：“这个空法师，办起事儿来真让人一头雾水！”

怎么着？比如说吧！有人打电话来交代：“喂！空法师，请您务必转告小慧，明天下午的约会取消了！”

空法师："嗯！嗯！嗯！没问题！"挂断电话之后，碰到慧姐，便非常尽责地转述：

"小慧啊！某某人要我告诉你，明天下午的约，务必不要忘了啊！"

结果自然是："有一只鸽子在街头死得很惨！"

慧姐气咻咻地找那人理论："什么意思？放我鸽子！"两人争执指责正在兴头，难分难解之时，这个空法师看到了，一个箭步上前劝道：

"什么事？什么事？自己人有话慢慢说啊！"

此二人见元凶祸首已到，自然各执一词质询而来非求得水落石出还我清白不可！空法师听了听，反身一问：

"真的吗？我不记得了！"这话恁的是：八风吹不动。管你什么样的热架，到此都变得索然 无锅无灶光有一把火，炒什么？

所以，我们一上山，慧姐事先就叮咛：

"你们需要什么东西，最好列一个单子给空法师，否则呀，你要一迭稿纸，他会给你一包卫生纸！"

但是，据我们观察，空法师从来没有接错线、传错话，照顾入微、呵护备至自是不表，连我们短缺什么，他都筹措周到。因此，照我的忖度，空法师大约烦于这些大人们"以假乱真"的习惯 一句真话必须掺以九句假话，说出来才不割喉、不嘴腻，十全十美。所以，他也就真真假假随它去也，不当心。换做我们，一起孩子罢了，啥心机也无，反倒有"弄假成真"的本领，这跟佛家所云"借假修真"的妙理暗契密合，难怪他假假真真都如如不动，对我们丝毫不轻心。

原来，精明练达或糊涂痴迷，都只是一念，随人随化罢了！

对志铭来说，空法师是他的知音。志铭的歌唱得很好，一曲《燕子》，声情合一，麻雀不敢飞；但是，空法师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唱起《海韵》，可谓惊涛骇浪，鱼龙尽出。然而，歌得娱人，亦能愚人：

当年，空法师在日本东京大学攻硕士时，有一次随旅行队到各地古寺参访。游览车上，大伙儿又叫又闹，玩起歌唱大赛来。一时，各国俚俗之曲，民谣之风统统出笼，吵得他无法看书。尤有甚者，旅客竟忘了“宁动千江水，不动道人心”的明训，联合起哄，请空法师高歌助兴。

我们都捏住一把汗，问：“您 您怎么办

第十九章 红尘亲切(2)

“我 ”空法师眉不抬眼不举眉，说：“我就站起来，麦克风也不必了，就唱 ”

“您唱什么？”这种场合，木鱼磬鼓俱无，诵起经来白落得顽劣众生乱掌嘘笑，真险！真险！

“我就唱《王昭君》！ ”

“啊！”我们一惊！那个平沙落雁的《王昭君》？ 这 这 这 他们不成了“胡人”了！

“把他们吓坏了，不敢再唱歌！”空法师牵袖掩笑，说：“那么，我也可以安静看书了。”

我们都哈哈称妙，好一招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”啊！王昭君若地下有知，必定惊坐而起，甘拜下风，说不定，还自毁琵琶！

可是，当他对我们唱起小小童谣时，那正襟敛容的慈颜，又有爱恋无限：“一只细只老鼠仔，要偷吃红龟仔粿 ”轻歌浅唱之中，他好像回到了她小女孩的童年，在宜兰的乡间，在半夜的月辉之下，真的看到一只饥饿的小小老鼠，在偷吃她藏的红龟仔粿。而她没有惊动它，它也没有发觉她；它在吃饱之后溜回洞内休息，她在看痴了之后也回到床上睡下，相安无事。于是，这只老鼠变成他心中的至交，他把这故事唱成一首歌，唱给没有吃过红龟仔粿的儿童及老鼠听 在那个月夜，众生是平等的，而宇宙亦于刹那之间和平地睡去，所有的人与所有的生灵，都只是一岁与百岁之别的小小顽童而已。

空法师学的是禅，寻常饮水、平日起居之间，常可以从他身上体悟到一些禅机妙意。但他不曾刻意着力于语言文字，一言一字皆平常心而已。因此，下根者听来，只不过是薄言浅语，中根者听来，若有意似无情，上智者听到，若非一番寒彻骨，可能也要直需热得人流汗了。

尚在佛学院就读的永宽师父，有一天到寺里帮忙法会，忙进忙出地张罗诸般事宜，正跑得满头大汗，站在一旁的空法师，得了空隙便轻轻飘给他一句话：

“永宽啊！慢慢走，不要匆匆忙忙！”

永宽师父告诉我这些时，其神色之凝重不可比拟。

我没当它一回事，宽慰他说：“这话没什么嘛！他只是关心你，怕你绊倒跌跤罢了！”

可是，永宽师父听在耳里，却另有木铎之音，回去参了几参之后，顿觉狂风骤雨打掉眼前迷沙，欢喜道：

“现在，我懂空师父的意思了！”

一句话，便藏着师兄弟间互安身心的密密意，这比十数张的纸短情长，更要有味哉！有味哉！

轮到我这个勘不破无常之谛、犹然迷醉于情天幻海之中的人受他当头一喝，是在约他一齐去逛书店的那天。

那天，我穿着一身黑衣黑长裙，与他的黑长衫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只是，我的衣服上绘有彩色的人像，在黑色系里显得十分惹眼，他看了我一眼，笑着说：

“带个人走路，不辛苦吗？”

我一霎时心惊胆颤，为之语塞！他的话如暗器，句句是冰心冷魄针，专门刺探人家的魂魄，偏偏我这失魂落魄的人不幸被他趁虚射中，一时热泪冷汗几乎迸出。只是心有不甘，偏要逞强斗胜，抢一个口舌之利，遂脑若轮盘、心如电转，一念三千又三千尽作尘土，提不出一个话头语绪来反驳。

若要说：“心上有人，不苦！”那又骗得了谁？

若要说：“心上有人，着实苦！”又是谁把苦予你吃？

若还要说：“身心俱放，即不苦！”明明是自解又自缠！“情”之一字重若泰山，谁提得起？“情”之一字又轻如鸿毛，飘掠心影之时，谁忍放下？

正是两头截断、深渊薄冰进退不得之际，我满腹委屈偷觑他一眼，只见他平平安安走在台北的街道上，浏览四周的高楼大厦，自顾自说：

“其实我们出家人蛮好的，处处无家处处家！”一切意，尽在不言中了。

这经验，秀美是比我更深刻的。她到了山上，犹如“子入太庙每事问”，举凡饮食之事、磬鼓之声，乃至僧鞋僧袜，无不兴致盎然执礼示问。某日，她看到空法师的黑色长衫披挂于椅背上，一时心头奇痒，上前问：

“空法师，您的长衫借我穿一下好不好？”说着，便抄起长衫展阅端详，欣喜之情如对嫁裳。

志铭、叶子和我闻之愕然，恐她造次，齐声阻

第十九章 红尘亲切(3)

止：

“秀美！不可！”

空法师却不置可否，只将妙眉一扬，笑盈盈说：

“听说，穿过僧衣的人，迟早都会出家的哦！”

秀美一听，吃惊不小，面有土色。我们三人倒反而抚掌称妙，火上添油助长一番：

“秀美！穿看看嘛！你已经有 出家相 了！”

“是啊！赌一下，看会不会真的出家？”

她那时正是大学里的新鲜人，又与某男子陷入恋网，前程正是灿烂。因此，闻言破胆，手中的黑长衫一时变成黑暗的、恐怖的图腾，只见她赶忙迭好，放回椅背，僵僵地笑说：

“ 空法师，我 我看我还是 不要随便穿 比较好！”

这以后，秀美再看到黑长衫，必绕道而行，免得黑长衫自己长了手脚，一个虎扑披到她身上，害她出嫁不成反而出家。

等我看到《六祖坛经》行由品的时候，我才恍然大悟空法师的顽言笑语乃恳恳然有佛法大意。

经上记载，六祖惠能于三更受法，人尽不知，奉五祖之嘱，持衣钵南逃，“两月中间，至大庾岭，逐后数百人来，欲夺衣钵。一僧俗姓陈名惠明，先是四品将军，性行粗糙；极意参寻，为众人先趁及惠能。”参寻什么？不在法不在人，乃在于衣钵。于此千钧一发之危，惠能眼见惠明已然戒刀高提，拔山倒海向他追来，便“掷下衣钵于石上，曰： 此衣表信，可力争耶？ 能隐于草莽中。惠明至，提掇不动 ”

好个“提掇不动”啊！难道堂堂四品将军果真提不起这无垢衣、应量器？提掇不动的是心力，非人力啊！所以，惠明在一阵痛煎苦熬之后，终于悟得法在人不在衣，乃向四野寻唤，寻唤什么？“行者！行者！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！”

果真有求成佛道之愿，一件僧衣哪里是穿不动的？但是，“出家容易出世难”，若有人虽现出家相，而一双僧鞋走的是红尘路，一只僧袋装的是五欲六尘事，他何尝提掇得动百衲衣？若有在家之人，犹如维摩居士“示有妻子，常修梵行”，虽寻常衣冠，亦等然珍贵不逊于衣钵。这么说来，穿过僧衣终会出家之语，既点破“僧服之相”又启蒙“法衣之志”，决非顽言笑语了。

世间名实之际，何尝不如是？若为修身齐家，一件嫁裳怎穿不起？若志在传道授业，教鞭怎执不起？若为继往开来，寸笔怎提不起？若誓为经世济民，一枚玉印怎会受不起？但是，多少嫁裳缝制着、多少教鞭舞动着、多少寸管纵横着，却有多少人能承此一问：“你为法来，或为衣来？”

因此，看空法师慨然担负他的如来家业，如驮负一坛喜水的行僧，不辞遍踏泥泞之路，将法喜之水分享给既饥且渴的无助众生时，我们是既心安又心疼的！也许，就在这种爱之却又莫能助之的心情之下，我们更是想尽办法要吓吓他、整整他 这是另一种体贴吧！于是，我们回台大的大学口买了一杯“王老吉” 黄莲、龙胆草 等熬制的大苦药，外赠一包酸梅救嘴，存心要看空法师的“苦脸”，他也很能顺遂我们的心，两双眼睛在深度近视眼镜里皱得“面目全非”，而后纵声大笑，自诩道：

“苦中作乐！苦中作乐！”

我们更得寸进尺，用野树叶编成数只小蚱蜢，准备趁其不意，往他怀中一掷，吓他一个“鸡飞狗跳”！谁知，他动也不动，叫也不叫，怡怡然说：

“何妨万物假围绕！”

在这一刻，我才领悟：三千世界滚滚红尘在他的眼里，早已系得一身亲切了。